

稀 世 绣 像 珍 藏 本

西
游
记

第 三 卷

(明)吴承恩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第四十三回

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

却说那菩萨念了几遍咒，却才住口，那妖精就不疼了。又正性起身看处，颈项里与手足上都是金箍，勒得疼痛，便就除那箍儿时，莫想褪得动分毫，已是见肉生根，越抹越痛。行者笑道：“我那乖乖，菩萨恐你养不大，与你戴个颈圈镯头哩。”那童子闻言，又生烦恼，就绰起枪来，望行者乱刺。行者急闪立在菩萨后面，叫：“念咒！念咒！”

那菩萨将杨柳枝儿，蘸了一点甘露，洒将去，叫声“合！”只见他丢了枪，一双手合掌当胸，再也不能开放。至今留了一个“观音扭”，即此意也。那童子开不得手，拿不得枪，方知是法力深微。没奈何，才纳头下拜。

菩萨念动真言，把净瓶敲倒，将那一海水，依然收去，更无半点存留。对行者道：“悟空，这妖精已是降了，却只是野心不定，等我教他一步一拜，只拜到落伽山，方才收法。你如今快早去洞中，救你师父去来！”行者转身叩头道：“有劳菩萨远涉，弟子当送一程。”菩萨道：“你不消送，恐怕误了你师父性命。”行者欢喜叩别。那童子归了正果，五十三参，参拜观音不题。

却说那沙和尚久坐林间，盼望行者不到，将行李捎在马上，出松林向南观看，只见行者欣喜而来。沙僧迎着道：

“哥哥，你怎么去请菩萨，此时才来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还做梦哩。老孙已请了菩萨，降了妖怪。”行者将菩萨收妖的法力，备陈了一遍。沙僧十分欢喜。他两个跳过涧去，打入洞里，剿净了群妖，解下皮袋，放出八戒，那呆子谢了行者道：“哥哥，那妖精在哪里？等我去筑他几钯，出出气来！”行者道：“且寻师父去。”

三人径至后边，解脱了师父。沙僧连忙解绳，行者即取衣服穿上。三人跪在面前道：“师父辛苦了。”三藏谢道：“贤徒啊，多累你等。怎生降得妖魔也？”行者又将请菩萨，收童子之言，备陈一遍。三藏，即忙跪下，朝南礼拜。行者道：“不消谢他，转是我们与他作福，收了一个童子。”——如今说童子拜观音，五十三参，参参见佛，即此是也。——教沙僧，将洞内宝物收了，安排斋饭吃饱，。师徒们出洞来，上马找路，笃志投西。

行去一个多月，忽听得水声振耳。三藏道：“徒弟呀，又是哪里水声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，你也忒多疑，我们一同四众，偏你听见甚么水声。你把那《多心经》又忘了也？”唐僧道：“《多心经》乃鸟巢禅师口授，至今常念，你知我忘了哪句儿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忘了一句‘无眼耳鼻舌身意’。我等出家之人，眼不视色，耳不听声，鼻不嗅香，舌不尝味，身不知寒暑，意不存妄想——如此谓之祛褪六贼。你如今为求经，念念在意：怕妖魔，不肯舍身；要斋吃，动舌；喜香甜，嗅鼻；闻声音，惊耳；睹事物，凝眸；招来这六贼纷纷，怎生得西天见佛？”三藏闻言，沉吟良久道：“徒弟啊，

我自当年别圣君，奔波昼夜甚殷勤。

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鼍回

芒鞋踏破山头雾，竹笠冲开岭上云。

夜静猿啼殊可叹，月明鸟噪不堪闻。

何时满足三三行，得取如来妙法文。

行者大笑道：“这师父，原来是个思乡难息！若要那三三行满，有何难哉！常言道：‘功到自然成’哩。”八戒回头道：“哥啊，若照依这般魔障，就走上千年也不得成功！”沙僧道：“二哥，你和我一般愚钝，且只捱肩磨担，终须有日成功也。”

师徒们正话间，只见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，马不能进。四众停立岸边，仔细观看。但见那：

层层浓浪，迭迭浑波。层层浓浪翻乌潦，迭迭浑波卷黑油。近观不照人身影，远望难寻树木形。滚滚一地墨，滔滔千里灰。水沫浮来如积炭，浪花飘起似翻煤。牛羊不饮，鸦鹊难飞。牛羊不饮嫌深黑，邪鹊难飞怕渺弥。只是岸上芦荻知节令，滩头花草斗青奇。湖泊江河天下有，溪源泽洞世间多。人生皆有相逢处，谁见西方黑水河！

唐僧下马道：“徒弟，这水怎么如此浑黑？”八戒道：“是哪家泼了靛缸也。”沙僧道：“不然，是谁家洗笔砚哩。”行者道：“你们且休乱道，且设法保师父过去。”八戒道：“这河若是老猪过去不难，或是驾了云头，或是下河负水，不消顿饭时，我就过去了。”沙僧道：“若教我老沙，也只消纵云蹑水，顷刻而过。”行者道：“我等容易，只是师父难哩。”三藏道：“这河有多少宽么？”八戒道：“约摸有十来里宽。”三藏道：“你三个计较，着哪个驮我过去罢。”行者道：“八戒驮得。”八戒道：“不好驮。若是驮着腾云，三

尺也不能离地。常言道：‘背凡人重若丘山。’若是驮着负水，转连我坠下水去了。”

师徒们正在河边商议，只见那上流头，有一人棹下一只小船儿来。唐僧喜道：“徒弟，有船来了。叫他渡我们过去。”沙僧高叫道：“棹船的，来渡人！渡我们过去谢你！”船上人道：“我不是渡船，如何渡人？”沙僧道：“天上人间，方便第一。你虽不是渡船，我们也不是常来打搅你的。我等是东土钦差取经的佛子，你可方便方便，渡我们过去，谢你。”那人闻言，却把船儿棹近岸边道：“师父啊，我这船小，你们人多，却怎能全渡？”三藏近前看那船儿，原来是一段木头刻的，中间只一个舱口，只好坐两个人。三藏道：“怎生是好？”沙僧道：“这般啊，两遭儿渡罢。”八戒就使心术，要躲懒讨乖，道：“悟净，你与大哥在这边看着行李、马匹，等我保师父先过去，却再来渡马。教大哥跳过去罢。”行者点头道：“你说的是。”

即扶着唐僧下船，那梢公撑开船，举棹中流而去。方才行到中流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卷浪翻波，遮天迷日。那阵狂风十分厉害！好风：

当空一片炮云起，中溜千层黑浪高。
两岸飞沙迷日色，四边树倒震天号。
翻江搅海龙神怕，播土扬尘花木雕。
呼呼响若春雷吼，阵阵凶如饿虎哮。
蟹螯鱼虾朝上拜，飞禽走兽失窝巢。
五湖船户皆遭难，四海人家命不牢。
溪内渔翁难把钩，河间艖子怎撑篙？
揭瓦翻砖房屋倒，惊天动地泰山摇。

这阵风，原来就是那棹船人弄的。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。眼看着那唐僧、八戒连船儿淬在水里，无影无形。

这岸上，沙僧与行者心慌。沙僧道：“莫是翻了船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是翻船。若翻船，八戒会水，他必然保师父负水而出。我才见那个棹船的有些不正气，想必就是这厮弄风，把师父抛下水去了。”沙僧道：“哥哥何不早说！你看着马与行李，等我下水找寻去来。”行者道：“这水色不正，恐你不能去。”沙僧道：“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？去得！去得！”

好和尚，脱了偏衫，扎抹了手脚，抡着宝杖，扑的一声，分开水路，钻入波中。正走处，只听得有人言语。沙僧闪在旁边偷看，那壁厢有一座亭台，台门外有八个大字，乃是“衡阳峪黑水河神府”。又听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：“一向辛苦，今日方能得此物。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，但得吃他一块肉，便做长生不老人。我为他也等够多时了。”教：“小的们！快把铁笼抬出来，将这两个蒸熟，请二舅爷来，与他暖寿。”沙僧闻言，心头火起，掣宝杖，将门乱打。骂道：“那泼物，快送我师父师兄出来！”唬得那门内小妖急去通报：“祸事了！”老怪问：“甚么祸事？”小妖道：“外面有一个晦气色脸的和尚，打着前门骂，要人哩。”

那怪闻言，急取披挂，结束整齐。手提一根竹节钢鞭，走出门来，真个是凶顽毒相。但见：

方面圆睛霞彩亮，卷唇巨口血盆红。

几根铁线稀髯摆，两鬓朱砂乱发蓬。

形似显灵真太岁，貌如发怒狠雷公。

身披铁甲团花灿。头戴金盔嵌宝浓。

竹节钢鞭提手内，行时滚滚拽狂风。

生来本是波中物，脱去原流变化凶。

要问妖邪真姓字，前身唤做小鼍龙。

喝道：“是甚人在此打我门哩？”沙僧道：“泼怪！你怎么弄玄虚，将我师父掇来？快早送还，饶你性命！”那怪呵呵笑道：“这和尚不知死活！你师父是我拿了，如今要蒸熟了请人哩！你上来，与我见个雌雄！三合敌得我啊，还你师父；如三合敌不得，连你一发都蒸吃了，休想西天去也！沙僧闻言大怒，抡宝杖，劈头就打。那怪举钢鞭，急架相还。两个在水底下，这场好杀：

降妖杖，竹节鞭，二人怒发各争先。一个是黑水河中千载怪，一个是凌霄殿外旧时仙。那个因贪三藏肉中吃，这个为保唐僧命可怜。都来水底相争斗，各要功成两不然。杀得虾鱼对对摇头躲，蟹鳖双双缩首潜。只听水府群妖齐擂鼓，门前众怪乱争喧。好个沙门真悟净，单身独力展威权！跃浪翻波无胜败，鞭迎杖架两牵连。算来只为唐和尚，欲取真经拜佛天。

战经三十回合，不见高低。沙僧暗想道：“这怪物是我的对手，枉自不能取胜，且引他出去，教师兄打他。”即虚丢了个架子，拖着宝杖就走。那妖精更不赶来，道：“你去罢，我不与你斗了。我且具柬帖儿去请客哩。”

沙僧气呼呼跳出水来，见了行者道：“哥哥，这怪物无礼。”行者问：“你下去许多时才出来，端的是甚妖邪？可曾寻见师父？”沙僧道：“他这里边，有一座亭台；台门外

横书八个大字，唤做‘衡阳峪黑水河神府’。我闪在旁边，听着他在里面说话，教小的们刷洗铁笼，待要把师父与八戒蒸熟了，去请他舅爷来暖寿。是我发起怒来，就去打门。那怪物提一条竹节钢鞭走出来，与我斗了这半日，约有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我却使个佯输法，要引他出来，着你助阵。那怪物乖得紧，他不来赶我，只要回去具柬请客，我才上来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不知是个甚么妖邪？”沙僧道：“那模样像一个大鳖；不然，便是个鼋龙也。”行者道：“不知哪个是他舅爷？”

说不了，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，远远的跪下，道：“大圣，黑水河河神叩头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莫是那棹船的妖邪，又来骗我么？”那老人磕头滴泪道：“大圣，我不是妖邪，我是这河内真神。那妖精旧年五月间，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，就与小神交斗。奈我年迈身衰，敌他不过，把我的那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。我却没奈何，径往海内告他。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，不准我的状子，教我让与他住。我欲启奏上天，奈何神微职小。今闻得大圣到此，特来参拜投生。万望大圣与我出力报冤！”行者闻言道：“这等说，西海龙王都该有罪。他如今摄了我师父与师弟，扬言要蒸熟了，去请他舅爷暖寿，我正要拿他，幸得你来报信。这等啊，你且陪着沙僧在此看守，等我去把海龙王捉来，教他擒此怪物。”河神道：“深感大恩！”

行者即驾云，径至西洋大海。按筋斗，捻了避水诀，分开波浪；正走处，撞着一个黑鱼精捧着一个请书匠儿，从下流头似箭如梭钻将上来，被行者扑个满面，掣铁棒分顶一下，就打得脑浆迸出，咕嘟的一声，飘出水面。他却

揭开匣儿看处，里边有一张简帖，上写着：

“愚甥鼍洁顿首百拜，启上二舅爷赦老大人台下。向承佳惠，感感。今因获得二物，乃东土僧人，实为世间之罕物。甥不敢自用。因念舅爷圣诞在迩，特设菲筵，预祝千寿。万望车驾速临，是荷！”

行者笑道：“这厮却把供状先递与老孙也！”袖了帖子，往前正行，早有一个探海的夜叉望见。急入宫通报。那龙王敖顺即出迎接，请进献茶。行者道：“我还不曾吃你的茶，你倒先吃了我的酒也！”龙王笑道：“大圣一向皈依佛门，不动荤酒，却几时请我吃酒来？”行者道：“你便不曾去吃酒，只是惹下一个吃酒的罪名了。”袖中取出简帖儿，递与龙王。

龙王见了，魂飞魄散，慌忙跪下道：“大圣恕罪！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。因妹夫错行了雨，刻减了雨数，被天曹降旨，着人曹官魏征丞相，梦里斩了。舍妹无处安身，是小龙带他到此，恩养成人。前年不幸，舍妹疾故，惟他无方居住，我着他在黑水河养性修真。不期他作此恶孽，小龙即差人去擒他来也。”行者道：“你令妹共有几个贤郎？都在那里作怪？”龙王道：“舍妹有九个儿子。那八个都是好的。第一个小黄龙，见居淮渚；第二个小骊龙，见住济渚；第三个青背龙，占了江渚；第四个赤髯龙，镇守河渚；第五个徒劳龙，与佛祖司钟；第六个稳兽龙，与神宫镇脊；第七个敬仲龙，与玉帝守擎天华表；第八个蜃龙，在大家兄处，砥据太岳。此乃第九个鼍龙，因年幼无甚执事，自旧年才着他居黑水河养性，待成名，别迁调用；谁知他不

遵吾旨，冲撞大圣也。”

行者闻言，笑道：“你妹妹有几个妹丈？”敖顺道：“只嫁得一个妹丈，乃泾河龙王。向年已此被斩，舍妹孀居于此，前年疾故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一夫一妻，如何生这几个杂种？”敖顺道：“此正谓‘龙生九种，九种各别。’”行者道：“我才心中烦恼，欲将简帖为证，上奏天庭，问你个通同作怪，抢夺人口之罪；据你所言，是那厮不遵教诲，我且饶你这次：一则是看你昆玉份上；二来只该怪那厮年幼无知，你也不甚知情。你快差人擒来，救我师父，再作区处。”敖顺即唤太子摩昂：“快点五百虾鱼壮兵，将小鼋捉来问罪。一壁厢安排酒席，与大圣陪礼。”行者道：“龙王再勿多心。即讲开饶了你便罢，又何须办酒？我今须与你令郎同回：一则老师父遭愆，二则我师弟盼望。”

那老龙苦留不住，又见龙女捧茶来献。行者立饮他一盏香茶，别了老龙，随与摩昂领兵，离了西海。早到黑水河中。行者道：“贤太子，好生捉怪，我上岸去也。”摩昂道：“大圣宽心，小龙子将他拿上来先见了大圣，惩治了他罪名，把师父送上来，才敢带回海内，见我家父。”行者欣然相别。捏了避水诀，跳出波津，径到了东边崖上。沙僧与那河神迎着道：“师兄，你去时从空而去，怎么回来却自河内而回？”行者把那打死鱼精，得简帖，见龙王，与太子同领兵来之事，备陈了一遍。沙僧十分欢喜，都立在岸边，候接师父不题。

那摩昂太子着介士先报与妖怪道：“西海老龙王太子摩昂来也。”妖怪心中疑惑道：“我差黑鱼精投简帖拜请二舅爷，这早晚不见回话，怎么舅爷不来，却是表兄来耶？”正

说间，只见小怪又来报：“大王，河内有一支兵，屯于水府之西。”妖怪道：“这表兄既是赴宴，如何又领兵？但恐其间有故。”教：“小的们，将我的披挂钢鞭伺候。”众妖领命。

这鼍龙出得门来，真个见一支海兵扎营在右。只见：

征旗飘绣带，画戟列明霞。

宝剑凝光彩，长枪缨绕花。

弓弯如月小，箭插似狼牙。

大刀光灿灿，短棍硬沙沙。

鲸鳌并蛤蚌，蟹鳌共鱼虾。

大小齐齐摆，干戈似密麻。

不是元戎令，谁敢乱爬踰！

鼍怪见了，径至那营门前高叫：“大表兄，小弟在此恭候，有请。”有一个巡营的螺螺，急至中军帐，“报千岁殿下，外有鼍龙叫请哩。”太子按一按金盔，束一束宝带，手提一根三棱简，拽开步，跑出营道：“你来请我怎么？”鼍龙进礼道：“小弟今早有简帖拜请舅爷，想是舅爷见弃，着表兄来的，兄长既来赴席，如何又劳师动众不入水府，扎营在此，又贯甲提兵，何也？”太子道：“你请舅爷做甚？”妖怪道：“小弟一向蒙恩赐居于此，未得孝顺。昨日捉得一个东土僧人，我闻他是十世修行的元体，人吃了他，可以延寿，欲请舅爷看过，上铁笼蒸熟，与舅爷暖寿哩。”太子喝道：“你这厮十分懵懂！你道僧人是谁？”妖精道：“他是唐朝往西天取经的和尚。”太子道：“你只知他是唐僧，不知他手下徒弟厉害哩。”妖怪道：“他有一个猪八戒，我也把他捉住了，要与唐和尚一同蒸吃。还有一个沙和尚，昨日在这

门外讨师父，被我一顿钢鞭，战得他败阵逃生，也不见怎的利害。”

太子道：“原来你不知他还有一个大徒弟，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上方太乙金仙齐天大圣；如今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，是普陀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劝善，与他改名，唤做孙行者。你怎么没得做，撞出这件祸来？他又在我海内遇着你的差人，夺了请帖，径入水晶宫，拿捏我父子们，有‘结连妖邪，抢夺人口’之罪。你快把唐僧、八戒送还，凭着我与他陪礼，你还好得性命；若有半个不是，休想得全生居于此也！”那怪闻言大怒道：“我与你嫡亲的姑表，你倒反护他人！听你所言，就教把唐僧送出，天地间哪里有这等容易事也！你便怕他，莫成我也怕他？他若有手段，敢来与我交战三合，我才与他师父；若敌不过我，连他也拿来，一齐蒸熟，也没甚么亲人，也不去请客，自家关了门，吃他娘不是！”

太子骂道：“这泼邪！果然无状！且不要教孙大圣与你敌，你敢与我相持么？”那怪道：“要做好汉，怕甚么相持！”呼唤一声：“众小妖献上披挂、钢鞭。”他两个变了脸，各逞英雄；传号令，一齐擂鼓。这一场，比与沙僧争斗甚是不同。但见那：

旌旗照耀，戈戟摇光。这壁厢营盘解散，那壁厢门户开张。摩昂太子提金筒，鼉怪抡鞭急架偿。一声炮响河兵烈，三棒锣鸣海士狂。虾与虾争，蟹与蟹斗。鲸鳌吞赤鲤，鳅鲋起黄鲮。鲨鲛吃鲞鱼走，牡蛎擒蛭蛤蚌慌。少扬刺硬如铁棍，螭司针利似锋芒。鳝鳢追白鳝，鲈鲙捉乌鳊。一

河水怪争高下，两处龙兵定弱强。混战多时波浪滚，摩昂太子赛金刚。喝声金筒当头重，拿住妖鼍作怪王。

太子将三棱筒闪了一个破绽，那妖精钻将进来，被他使个解数，把妖精右臂只一筒，打了个趔趄；赶上前，又一拍脚，跌倒在地。众海兵一拥上前掀翻，将绳子背绑了双手，将铁索穿了琵琶骨，拿上岸来。押至孙行者面前，请大圣定夺。

行者见了道：“你这厮不遵旨令。你舅爷原着你在此居住，教你养性存身，你怎么强占水神之宅，倚势行凶，骗我师父、师弟？我待要打你这一棒，奈何老孙这棒子甚重，略打打就了了性命。你将我师父安在何处哩？”那怪叩头道：“大圣，小鼍不知大圣大名，骋强背理，被表兄把我拿住。今幸蒙大圣不杀之恩，感谢不尽。你师父还捆在水府，望大圣放了我，等我到河中送他出来。”摩昂道：“大圣，这厮奸诈，若放了他，恐生恶念。”沙和尚道：“我认得他那里，等我寻师父去。”

他同河神两个跳入水中，径至水府。那里门扇大开，更无一个小卒。直入里面，见唐僧、八戒，赤条条都捆在那里。两人即忙上前解了，背出水面。八戒见那妖索绑在侧，急掣钯上前就筑，骂道：“泼邪畜！你如今不吃我了？”行者扯住道：“兄弟，且饶他死罪。看敖家贤父子之情。”摩昂进礼道：“大圣，小龙子不敢久停。既然救得你师父，我带这厮去见家父。虽大圣饶了他死罪，家父决不饶他活罪。”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你领他去罢。拜上令尊，尚容面谢。”那太子押着那妖鼍，径转西洋大海。

那黑水河神谢了行者复得水府之恩。唐僧道：“徒弟啊，如今如何渡此河也？”河神道：“老爷勿虑，且请上马，小神开路，引老爷过河。”那师父才骑了白马。只见河神作起阻水的法术，将上流挡住。须臾，下流撤干，开出一条大路。师徒们行过西边，谢了河神，登崖上路。这正是：禅僧有救来西域，彻地无波过黑河。毕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

诗曰：

求经脱障向西游，无数名山不尽休。

兔走乌飞催昼夜，鸟啼花落自春秋。

微尘眼底三千界，锡杖头边四百州。

宿水餐风登紫陌，未期何日是回头。

说话三藏师徒过了黑水河，找大路一直西来。真个是迎风冒雪，戴月披星。行过多时，又值早春天气。但见：

三阳转运，万物生辉。三阳转运，满天明媚开图画；万物生辉，遍地芳菲设绣茵。梅残数点雪，麦涨一川云。渐开冰解山泉溜，尽放萌芽没烧痕。正是那：“太昊乘震，勾芒御辰；花香风气暖，云淡日光新。道旁杨柳舒青眼，膏雨滋生万象春。”

一路上游观景色，缓马而行，忽听得一声吆喝，好便是千万人呐喊之声。

三藏害怕，急回头道：“悟空，是哪里这等响震？”八戒道：“好一似地裂山崩。”沙僧道：“也就如雷声霹雳。”三藏道：“还是人喊马嘶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你们都猜不着，且待老孙看是何如。”

即将身一纵，起在空中，睁眼观看，远见一座城池；又近觑，倒也祥光隐隐，不见甚么凶气纷纷。行者暗自沉吟道：“好去处！如何有响声震耳？”正看间，只见那城门外，有一块沙滩空地，攒簇了许多和尚，在那里扯车儿哩。原来是一齐着力打号，齐喊“大力王菩萨”，所以惊动唐僧。

行者按下云头看处，呀！那车子装的都是砖瓦木植之类；滩头上坡坂最高，又有一道夹脊小路，两座大关；关下之路都是直立壁陡之崖，那车儿怎么拽得上去？虽是天色和暖，那些人却也衣衫褴褛。看此象十分窘迫，行者心疑道：“想是修盖寺院。他这里五谷丰登，寻不出杂工人来，所以这和尚亲自努力。……”正自猜疑未定，只见那城门里，摇摇摆摆，走出两个少年道士来。你看他怎生打扮。但见他：

头戴昨冠，身披锦绣。头戴星冠光耀耀，身披锦绣彩霞飘。足踏云头履，腰系熟丝绦。面如满月多聪俊，形似瑶天仙客娇。

那些和尚见道士来，一个个心惊胆战，加倍着力，恨苦的拽那车子。行者就晓得了：“噢！想必这和尚们怕那道士！我曾听得人言，西方路上，有个敬道灭僧之处，断乎此间是也。我待要回报师父，奈何事不明白，返惹他怪。敢道这等一个伶俐之人，就不能探个实信？且等我下去问个明白。”

你道他来问谁？去城脚下摇身一变，变做个游方的云水全真，敲渔鼓口唱道情。近城门，迎着两个道士，当面躬身道：“道长，贫道稽首。”那道士还礼道：“先生哪里来